

## 几乎每隔两年都要出一部长篇小说

# 贾平凹:这般年纪却有更多的迷惑

当评论家、编辑在点评自己的作品时,66岁的贾平凹就像学生一样正襟危坐,忐忑不安,战战兢兢。评论家有时候说错了书中主人公的名字,贾平凹也从不插嘴纠正、提醒。在近日进行的新书《山本》首发活动中,贾平凹仍保持着学生风格。

### 有作家写到一定时候就容易投机

《山本》是作家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小说,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做传、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巨著。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

年代秦岭腹地的涡镇,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、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,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地方志。贾平凹说,写人比写动植物更有意义,更能表达他所要写的对于现实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无奈。

贾平凹1973年步入文坛,40多年来已创作长篇小说16部,近些年来更保持两年一部的出版节奏。“一部部写下来,其实压力很大,如果没有创造、创新,就等于没写。”贾平凹打比方说,这种感觉就像跳高一样,突破一次,其实就是突破一

厘米。所以就要想办法,写和以前不一样。比如《极花》故事单一,是第一人称写的,以主人公极花的心理感受来写。《老生》写了四个阶段,就要有一个结构把这四个阶段网起来,思来想去,里面加入了《山海经》。而《山本》要全方位来写,秦岭动物、植物、山水、风俗都要写。

对于每两年就推一部长篇,贾平凹直言以告,“总觉得有东西要写,总觉得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。”贾平凹更时刻告诫自己,有的作家写到一定时候,就容易投机,就容易写不动。他认为,这是因为他们早已和社会脱钩。“对于生活,社会,

一定要有机警心,要保持敏感,对写作永远产生寂寞感。”

### 每个作家都在写自己但也有很多迷惑

这十多年来,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书名都是两个字,《高兴》《秦腔》《古炉》《极花》……“我喜欢两个字的书名,这是我自己爱好。”他说。

关于《山本》书名的来历,贾平凹特别提到,这本书是写秦岭的,原来叫《秦岭》,后来觉得与曾经的《秦腔》容易混淆,就变成了《秦岭志》,再后来又改了。贾平凹解释,山本,“本”字出口,上下嘴

唇一碰就打开了,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“爸爸妈妈”一样,张口音这才是生命的初声。“给书起名,跟给孩子起名是一样的。”

贾平凹坚持认为,说到底,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,写自己的各个方面,“就像《西游记》其实也是在写一个人的情感,是把人性各方面分散开来写。”尽管是写自己,但他坚信,你的能量,你的视野,你对天地自然、对生命的理解,决定着作品的深浅和大小。“我是写了几十年的人了,又到了这般年纪,有些东西只能看透,有自己的体悟,但更多的东西也在迷惑,企图去接近它,了解它,向往它。” (路艳霞)



## 开享“百姓大舞台”

27日晚,由齐鲁晚报联合山东省文化馆共同主办的“百姓大舞台”庆五一文艺专场演出在山东省文化馆上演,2018年“百姓大舞台”系列活动正式启动。

昨晚,老年舞蹈团、合唱

团等群众性文艺团体轮番登台,真正的“百姓演出百姓看”。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《金梭和银梭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等金曲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。尤其是6到12岁孩子组成的曲艺“十三太保”,一口气表演了快板、快书、

相声、西河大鼓等传统曲艺,精气神十足。十多个节目,欢歌笑语90分钟,回味无穷。

今后,“百姓大舞台”不仅会邀请民间艺术团队,农民工子弟学校、一线劳动者同台表演,同时还将邀请国家级非遗

传承人、“牡丹奖”获得者等一批国家一级演员,让群众近距离接触高雅艺术,真正让每周五19:30上演的“百姓大舞台”成为老百姓身边的“文艺乐享会”。  
文 本报记者 刘雨涵  
摄影 陈文进

## 全国文化馆长研讨 文化服务百姓

本报讯(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刘凡) 文化馆如何进行全民艺术普及,提高社会影响力?27日,第五届全国文化(群艺)馆馆长联席会在济南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馆长们济济一堂,探讨文化馆的发展之路。

文化馆的功能是全民艺术普及,与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的职能并列,但目前对文化馆来说,全民艺术普及的社会面孔还不够清晰,设施建设也比较落后。参会专家认为,要通过多种途径让观众接收到免费文化供应信息;文化场馆的数字化工程不只是摆几台高价的设备,让观众像体验游戏厅一样体验文化馆,而是需要整合资源,形成线上、线下服务相结合,实现“直播+点播”“直播+抢票”相结合的运行模式,让公众实现信息和文化的共享。文化馆体验馆区的建设需因地制宜,实现“文化+科技”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有更好的文化体验。

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介绍,2017年我省文化馆总体数量位居全国前列。这两年文化馆订单式、超市式、流动化、数字化等30多种服务方式入选省政府文化创新奖优秀案例;“百姓大舞台”“非遗传承大课堂”“巨匠网”等品牌项目有着广泛影响。

## 平庸的青春片该散伙了

曾红极一时的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近日上线,成功引爆一波青春怀旧的热潮。同期,网剧《忽而今夏》开播。视线移向院线,演员董子健、春夏、钟楚曦出演的青春喜剧电影《脱单告急》正艰难地在及格线(豆瓣评分5.7)边缘“挣扎”。这像一记警钟告诉我们,平庸的青春片该散伙了。

### 国产青春片 仍然单薄而套路

回头梳理2001年至2018年,近20年的时间里,青春片题材也从“贵公子爱上灰姑娘”的高调转为量产的“疼痛青春”。

招致舆论批评后市场又迅速自我调整,于是满屏校服小清新,小打小闹地成长。曾经风靡一时的泰国青春片《初恋那件小事》,其实现在想来故事也俗套得不行,还有以貌取人的“价值观错误”,胜在镜头语言足够真诚又真实,许多片段又特别活泼有趣,接下来中国台湾的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差不多也沿用了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的套路,并且唱响了《小幸运》——算是完全为大家打开了“小清新地平庸着”这一别样的青春路径,但总体来看国产青春片仍然单薄而套路。

近来,有点影响的青春电影

除了《七月与安生》,再就是好几年前赵薇导演的《致青春》,再有就是去年的二次元电影《闪光少女》。剩下的,大多如《同桌的你》《李雷和韩梅梅》这种碰瓷大IP而没有实质内容的烂片。

### 80后的“双城故事” 90后的无需感怀

自电影《致青春》开始,青春片这一类型被市场与资本催熟,青春校园题材小说一时间成为影视市场的“宠儿”。然而,电影《匆匆那年》的失败与网剧《最好的我们》的成功,让我们发现原来80后的青春与90后的

青春已然是两副面孔。刘昊然出演的爆款网剧《最好的我们》,呈现的是90后这一代人不同于80后一代的青春故事。

属于80后的“双城故事”是将校园/社会作为故事并置的两个空间。“追悔”是永恒的主题,更是对青春已逝的怀念。90后的青春故事则是:无需感怀,不去后悔。《最好的我们》姊妹篇《你好,旧时光》的处理方式即如此——成长中并没有“错的事”。“闭着眼睛选出最动听的声音,那就是正确的。”

而《忽而今夏》将一个典型的80后“双城故事”改写为90后

的青春故事,融入了漫画、游戏创业、学渣逆袭等元素,却因二者套路的杂糅,而变得流于套路。

如果说,影片《脱单告急》像一记警钟,终结了同类校园青春片在浅薄道路上的尝试,证明此路不通,演技流支撑的青春片仍无法走到高级的层面,高配阵容仍然无法挽救故事性的缺乏,那么,网剧《忽而今夏》同样提示着我们:称不上烂剧并不代表成功,类型片想要讨好所有观众而去一味拼贴流行元素是行不通的,达到及格线与优秀作品之间的距离正是真正的艺术创作。(韩思琪)